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

聖宋名賢四六叢書卷之三十五

賀啟

建安

業蕢

子

實編

翰林承旨

總說

後唐宗天成二年初掌綸之任擢才以居或自初命而升或自顯秩而授自今後翰林承旨入

院並以先後為定唯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許官資

先後在承旨之上仍編入翰林志

通典翰影院例

置承旨六人內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承
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正元已後為承旨承
旨者多至宰相焉元禎翰林志承旨記曰旧制

季士得以承旨為右者應對顧問參公弟班弟以官
為士下憲宗即太位始命鄭綱為承旨季士位在訪
生季士上居在東第一閣兼奉奉郊廟輒得乘鹿馬
自浴殿由內朝廷從得鷄芋布大澤得舟舟鳳之西
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得則止直禁中以俟凡大詔
令廢置丞相之密全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
莫不專受專對他人无得而參也

故事

唐韋湫大中年為翰林季士承旨與同寮蕭寔
深為宣宗所遇二人固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

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漢心欲論諫即
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是番至且必論其可
否帝多從之 五代後唐光中賜承旨李士盧肩論
思翊佐功臣旋授節度河中馮瀛王遂之詩云視草
北來唐李士擁旄西去漢將軍時人榮之 周陶穀

自以官居八座位至承旨其欲乳同列之官卑者乃
起請令後季士合班儀在諸行侍郎之下習至
丞郎者即在當侍之上官至尚書者依本班迄今班
為准 韋洎中外机筭多所參預韋處厚文宗時
號令詞無違曰章 錢徽憲宗時預聞机密批表

語簡約一字不可益 裴諗宗宣取御奩果以賜又
太中初以御盤果實賜之 元稹丞旨院記十七年
間九丞相二名卿出焉 韓渥昭宗時處爭机密與
帝意合 國朝淳化二年翰林李士承旨蘇易簡獻
續翰林志二卷詔藏於史館仍賜御詩二章以寵之
批云賜詩之意因卿進續翰林志美卿居清華之地
也上又書玉堂之置四字以賜易簡因謂宰相曰易
簡告朕求此數字卿可召至中書授之他日為翰林
中美事 淳化四年上草書宋玉大言賦賜蘇易簡
易簡因擬宋玉作大言賦以獻時殿上皆手萬歲覽

之喜賞賜手詔以褒之 筆談玉堂東承旨閻子忠
格上有火然大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太子已寢
遽起無烛具衣冠宮媚白窓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
欵更易以為玉堂一盛時 劉鄴申直德裕之寃
韋澳宣宗時召問得失無不順納

四六

全篇伏審光對渥恩進承密命駭仍視草清賢
不改於北門位蓋近槐旧制別居於東閣郵封

所暨輿頌相懽恭惟承旨內翰侍讀判省韻字宏深
風清高簡逸千年而五尾鶴九臯而一鳴才冠倫群
曹陸羞稱於童子文蕪衆妙屈未當伴於衙門既接

武於夔龍遂堊光於虹電紫橐率春官之屬白麻傳
內相之詞侍帝幙之咨詢立儒林之盟載典禮而
草儀法老先生意來能言成書詔而周事情定李士
筆不得不久積揚庭之望共期隔坐之榮尚即金坡
仰司玉旨其出如綸其出如綽安能久居此乎用汝
作霖用汝作舟斯共而俟之耳某繁官支群蠻德石
躔矜異眷於恩閱我心則喜踵後獻於賀容願踏元
繇泥檢自天脂車就日妙選北門之旧別居東閨之
嚴雅待人重曲承密命伏惟 內翰承旨道本自得
事無可為加祐之間其識鳳凰景星之端元豐之未

益知泰山北斗之尊霜雪所余波濤既定又及松筠之茂已緘
鯨之鯨出入群經熟沉侵於醴郁徘徊清禁逗黼藻於玉言陳
義其高性立不惧頃得州於第一山所請之再三惟上之深念
圖矣如公之不忘致生駕駕盛集仍是銀臺之旧游山水餘妍
定入玉堂之清夢固不為賦詩以觀余事蓋將問致主而求謙
言爛：日星發光芒於筆下温：布帛散和氣於人間乃所望
於真儒實分權於宰相中外簽允古今惟某於世教竒登門
最厚惟公遠大惠我終始

宮林賜錦盡為新雋之人

翰林以議論為官

仙頰浮菴猶顧旧游之地

承旨以年高為選

歸朝魏闕後望清光

冠內朝供奉之班

權長林禁

還直禁林再承密旨

極儒者遭逢之盛

久資潤色

禁林之首使独冠於近臣

高門應召甫聽於温言

上旨之承

浴殿之趨更親承於密旨

州地相思就更於禁序

近臣之選

侍讀學士

總說

紀原云唐開元年七月勅每讀史籍中有閤官選耆儒博碩一人每日侍讀故馬懷素褚無量更日入直此侍

讀之始

唐百官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脩書院為集賢殿

書院玄宗嘗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廣史籍疑義至是置集矣

院侍讀李士侍讀直李士

故事

宋申錫字慶臣寶歷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侍讀李

士申錫始自策名及在朝行清介謹潔不趨黨與當長

慶讀曆之間時風器簿册比大扇及申錫被用時論以為激勸

國朝皇祐中翰林侍讀李士給事中郭勸表乞致仕帝以

勸履行純謹立身清約特降詔不允示優恩也 夏竦之子安

期除侍讀李士經術不甚深而登進經筵日夕旋閱經史以備

顧問自厭之乃懇求外補帥延州 上嘗詔翰林侍讀李士張

錫講書禁中錫敷暢經旨議論該洽上嗟賞及之錫時年六十

七鬢髮皓然上曰卿老矣記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李字賜之

及因記以治通錫曰節慾者治身之本也慎利賞者治國之本也時貴妃被幸故以此諷之上改容曰卿言甚加朕恨用卿脫矣至和元年賜翰林侍讀季士楊安國錢五十萬仍聽大寒暑毋入謁時安國言乘億不任待經席願乞骸骨以歸故賜及之東齋記事故事侍讀學士無帶出外者張知白罷參知政事授此職知大明府然非歷二府而出者不得與室元中梅詢始帶知鄭州改許州自後兩制遂為例也

四六

北門侍草儒者之極榮
西季尚矣侍臣之高選

選左右前後之人固非吉士
知吳亡治亂之效其匪多聞

退次所之朝思究當世治亂之故

日奉清光指陳於治策

闕巡英之閣務延近侍鴻傳之流 間發大論啓沃於聖心

同世宗之矣論道不忘於息馬 緝熙光明茲乃帝王之季

笑齊侯之陋讀書見誦於斯論 涉臘書記謂之章句之儒

雖天縱將聖奚煩博季以成功 論經間燕極儒臣稽古之崇

然王求多聞蓋欲取人而為善 侍渥遠深實從臣陞華之美

方賴緝熙光明之季益廣淵聰 奉天子五季之游

當得直諫多聞之人使陪追讀 求王人多聞之益

侍言帝謨 進侍巡英 奉清間之燕見 宜蕪季士之組

進讀皇墳 摘句青箱 對咫尺之天顏 進讀金華之書

繼金華之業蓋無事章句誦說之繁 仰承帷幄之清光

讀倚相之書必當有竊磨諷議之益
日論帝王之大業

橫槊賦詩不數見安之小技
過崇政之退朝

投戈講勢他追東漢之高風
開迹英而延問

蓋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惟所鑒觀
張禹寬中之美李

以克舜之道陳與王前敢望忠尽
元量懷思之懿文

瞻舜瞳之日月
古人之糟粕
白虎現書
清間之燕

望克顛之山河
治道之權輿
金華隸集
治忽之原

故自古方之世文
馬褚朋來
密侍橫經之席

必留心講藝之臣
楊邢輩出
仍居訪道之度

書雖存而迹已陳
接武講筵
紬繹每有新功

語有窮而意無盡

讀書宸生

論思蓋其余事

聖人立言而垂教道將為萬世之傳

六經之道同歸

明王稽古以安民心欲兼百王之治

五帝其臣不及

侍講學士

總說

後漢強誦顯宗時數講于御前每侍講有修正之諱名
蓋起乎此 國朝咸平二年以邢曷為侍講學士先

是侍講名秩未崇真宗首置此職擇特儒旧季以充其選班秩
以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祕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
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令監館閣書籍

故事

唐王起長於博洽文宗時為翰林李士起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勝子對故起著寫十卷

鄒覃文宗朝為右散騎常時充翰林侍讀李士覃長於經李得古守正帝尤重之奏以經籍訛謬詔召宿儒校定六籍准後漢故事勒石於大李從之及李宗閩輔政以覃於興李德裕善奏為工部尚書罷侍講李士文宗好經義心頗思之復召為侍講李士李訓因鄭注王守澄得見文宗薦訓知易道迂國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講李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內省諫官伏閣灼諫言訓郭郭海內聞之不宣令侍宸極上終不聽 韋處厚通五經將覽史籍而文思暗

逸為戶部郎中知制誥穆宗以其孝有師法召入翰林為侍講
孝士授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侍講 文宗曰兵部尚書王
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為侍講孝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為書孝士
上每有疑義即召孝士入便殿顧門討論率以為常謂之三侍
孝士恩寵異等常處厚為戶部侍郎知制誥穆宗即位以與司
勳員外郎史館脩撰路隋並充翰林侍講孝士召入大液亭命
分講毛詩閔眚尚書洪範等篇訪以理体處厚等演經義以廣
規諷之道從容開納賜酒果而罷 崔郾轉給事中昭愬即位
選侍講孝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奏曰陛下用臣為侍
講半歲有余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定 愬尸素有媿厚恩

帝曰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郎退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加言
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其人主易於省覽上加
之賜緡貳百疋 高元裕為中丞弟少逸遷諫議大夫代兄元
裕為侍講李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 白履忠嘗隱居大
梁城景雲中徵校書郎弃官而歸開元中刑部尚書王志惜表
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寄操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
後漢張酺肅宗即位出為東郡太守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都
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
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 楊秉旦帝
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備侍講也 楊賜字伯獻靈帝嘗受

李詔大傳三公選通尚書巨君章旬宿有重名者三公李賜仍

侍講于華光殿中 劉寬字文饒 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

華光殿遷侍中賜衣一襲華光殿在華林園內 獻帝頗好文

李荀悅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 國朝仁宗

嘗命侍臣講毛詩而諫官余靖上疏曰切聞今歲講說毛詩將

踰旬淡臣愚以天子之孝與臣下不同惟當撮前經之樞要復

先王之執範簡而不煩為得其術上曰朕宮中無事玩心經典

今靖所言正欲明其大要此誠知治體也自後命侍臣講讀凡

經書有該治亂及教化者周悉講論 歸田錄仁宗退朝常命

侍臣講讀於迓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為侍講 春秋左氏傳每

至諸侯淫亂事則略時不說上問其故賈以是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侯王監戒何必詳張輔傳贊云孟侯經博士待言帝謨 李程作相請置侍講李士

四六

非充舜而不陳常懷素願 求左右儒李之臣
矧文武之未墜獲際感時 講古今成敗之要

講經不窮載侍中 人穿豹尾班初上 初緝熙重厥心

見顧性厚李太白 日轉端頭講未終 念終始典于李

密侍細氈之側 執經金華 談經王府揮玉塵以雍容

具臣再冊之文 經帷進講 貼職道山運牙籤而愷樂

勸講親吳之弟太子德言未老開經有祓濯之恭 紉繹聖經

校讎麗正之廷侍講師古逢時據義得該祥之體 啟沃服志
豈敢以不知為知妄求其解 方慙太史之為走魯是迂儒
反將弃所學而學終賴隆寬 敢謂談經而日辨來輒參諸老 謝

說書

總說

景祐元年翰林侍講孫奭年老乞外郡上問誰可代充講
官奭乃奉賈昌朝遂特置此職 四年改為天章閣侍講
慶曆二年以著作佐郎趙師民預講官復為崇政殿說書

故事

景祐元年始置崇政殿說書以賈昌朝為誦說明白為仁
宗所喜於是仁宗多所質問朝昌請悉記錄歲終以付史

館 熙寧二年以著作佐郎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
書惠卿召見奏對引講祿旨 四年以王雱為太子中允崇政
殿說書雱宰相安石子上聞其經術能世其家故召對而擢用

四六

日多閑暇奉淨而清游神之庭 宸衷虛心而延佇
時有發明超倫類而入聖之域 儒紳動色以交迨

真主今見猶龍蓋聖者又多能也 程夫子登於元祐之間

碩儒在治者鳳必季焉然後臣之 尹先生進於紹興之際

惟正心誠意者君所必先 初下賜筵而趣召 內典直祠

故尊德樂道者昔有如是 皆開講殿以祥延 入陪經緯

總說

李士之名南史庾肩吾為高齋李士其子信為文德省

李士傳繹為撰史李士何修之為總明館李士鄭灼為

西省義李士沈德威為五礼李士 晉孔子祛為西省李士鄭

灼為西省為抄撰李士刘臻為露門李士唐有表郎為文李館

李士李省適為修文館李士賀德仁為崇文館李士李邕為崇

文館直李士景龍中置修文館太李士又置東頭李士太宗廟

置文館十八李士又藝傳置大李士四員象四時李士八員象

八節直李士十二員象十二月元宗廟拜燕公等十八人為集

文殿李士

端明殿

總說

後唐明宗不知書四方章奏上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
重誨不曉文義宰相孔循謂置端明殿李士二員班在
翰林學士以馮道趙鳳為之則自此始 本廟後隨殿名改
為文明又改紫宸又改觀文至明道初遂別改承明殿為端明
殿置端明殿李士在資政殿李士之下與文明之職並存而無
所掌 國朝職班在翰林李士之下改文明殿李士以侍郎
程羽為之序立乃在樞密副使下改承明為端明李士班在資
政李士下以宋授為之端明置大李士自賈魏公始也

故事

後唐天成元年命馮道趙鳳充端明殿李士非旧號也
馮道笏記云天下儒生僅余万数殿前李士只有兩人

時輩崇之見續翰林志 劉昫為兵部侍郎端明殿李士明崇

重其風儀愛其溫厚拜為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物入
謝遇大祠明宗不遇中興殿遂謝於端明殿昫自端明李士并
相謝於本殿士子崇之 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李士
皆輪脩日曆旋送史館 國朝治平三年幸天章室文室文
閣命西府現翰林李士兼侍讀李士王珪所崇仁宗御書詩刻
石台珪面受兼端明殿李士

四六

全篇伏審顯對渥恩進升宥地拱星樞於北極接武兩水
相之班峻書殿於西清矯首詩李士之冠華夷震疊宗社

安崇恭惟 簽樞端明筆補乾坤器蟠海嶽頌禎飛霞之佩群飛

莫接於雲衢，歎弄明月之珠。一日亟收於天網，自上良文李之對。即游承明，著作之庭，簡在冕旒之知，備儀筆案之從。晴窓曉漏，聽瑣闥之追趨。紫誥黃麻，如禁之禪。染吳筠，莫攀於執燭。公朝皆避於箇，黜果進翰於鴻樞。用丕釐於大政，雲霄步武亦馬。有光鍾鼎功名，黑頭未老行奉揚。度之兩廡，房當軸之崇。知万里軍戎之情，益奮籌邊之略。贊德化鈞陶之上，更覲熙載之謨。某使事良疎，宦游雅倦。竊美蔭以滋，久拜下風。而未能歸南山之舊，虛澁不忘於寤寐。覩東閣之奇士，悵望企於光塵。

觀文殿

總說

歸田錄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為紫宸殿李士即文明
李士也文明本有大李士為宰相兼職後以文明者

真宗之謚號遂更曰紫宸時稱曰丁紫宸後以明非臣子所稱
改之謂之觀文觀文殿即延恩殿也自丁度始 賈昌朝由是

相右僕射為大觀文大李士自昌朝始位在六曹尚書之上

四六

全篇伏審膺明天子之渙恩進大觀文之祕取顧李士之
右級無以復加春大臣之勲勞於茲為重流傳四遠慶喜

一辭恭惟

某官宗上鉅儒旧德夙望政堂撥事早隆異戴之

功家巷安時暫適智恬之養雖去就保身之明哲而進退係因
之重輕方燕薊之削乎當儻虜之殄滅疆宇混一

睿聖眷懷既成折樽俎之功遂起聽鼓鼙之念泥首効頌豈無

前日借筋之謀破瞻有年又賴庸使出疆之助遂隆徽數以荅
顯庸顧茲端撥之虛佇听鈞衡之命某自惟固陋夙荷獎知欽
聞善命之頒深切懦衷之慶

資政殿

總說

歸田錄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真宗眷遇之意亦衰時
置資政殿李士以罷之時冠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
李士在翰林李士下冀公因許于上日臣自李士拜參知政事
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敗也真宗為特置大李士班在翰林

李士上其寵遇如此 康定二年右正言梁適言資政殿大
李士之職比來除授大濫請遵先朝故事定以員數詔自今大
李士置兩員李士三員不得近陳臣乞 國朝殿在龍圖閣
之東序

故事

退朝錄真宗優待王冀公景德中罷參知政事始置資政
殿李士以命之宰相寇萊公頗抑之令班在翰林之下及
命為大李士冀公請鑄印不許遂領尚書省自有印也

四六

全篇先奉洪恩寵膺親擢進陪政地久資納於加猷迪服
大僚遂陞革於峻職貞儒登用士類交欣器廣大而職高
明本忠肅而行恭懿勝詞林之白鳳擅藝苑之雕龍金殿策名
丹桂光於多士玉堂揮翰黃麻配乎六經整內相之討謨俾中

與之治定家聲有繼矣業自昭益深結於春知茲茂承於異渥
行秘書之淹貫既勸讀於前流大孝士之崇資宜加隆於近輔
時為睽過嗣德衰升憂患余生逃違鈞表側聞成命仰見進矣
姑陳朝野之懽少致門闌之慶

四六

著位禁庭特異深嚴之選
列名儒孝蓋延鴻碩之流

秘殿宏開 是資肝吳
皇墳充集 武奉論思

侍詔承明之庭漢得人而為盛
脩書麗正之殿唐置使以甚雄

瀛洲列仙之殊庭 陸華秘殿
群玉上帝之策府 寵以殊名

龍圖閣

總說

真宗景德二年龍圖一日經典閣二史傳閣三子史閣四文

集閣五天文閣六圖書閣列此六閣正閣以奉太宗皇帝

御製書閣有李士直李士特制直閣景德初杜鎬成綸為龍圖
待制不數年鎬遷直李士至祥符中又遷李士則皆自杜鎬始

祥符末年以崇文院檢討馮元為太子中允直龍圖則直閣
自此始 閣在會慶池西東曰資政殿西曰述古殿

故事

咸平四年真宗御龍圖閣召近臣視太宗御書及古今名

畫自是多召近臣視書是閣嘗語近臣曰先帝留意詞翰

朕孜孜綴緝片幅寸紙不敢失墜因念周古今圖籍多所散逸

搜求甚難朕在東宮時惟以聚書為急多方講求亦甚有所得

王維莫備見其事今已類成正本除三館密秘閣所藏之外及於後苑及龍圖閣並番正各及三万余卷朕以深資正理莫如經書故機務之暇惟以觀書為樂焉 大中祥符二年又嘗召

向敏中陳從易劉筠對命坐帝曰從易輩屢進文字可令作端雪歌祀汾 陰詩即席援筆成篇既進帝元稱鈞筭瞻垂賜魚

袋 咸平五年召近臣觀書於龍圖閣又之四監設五經圖閣上藏大宋書帖三千七百五十卷又幸崇政殿之後閣悉藏本朝名臣文集次禦資政殿壁有唐相如政要論上作七言詩侍臣皆和 六年對輔臣子龍圖閣觀和放山居扁放別墅在中南山聚徒講孝性嗜酒嘗種林自釀林泉之景頗為幽勝又

遣使携益工間之而現焉

景德一年御製龍圖閣贊賜近

臣帝曰龍圖閣書委經雖校最為精詳已復傳寫一本置後苑
太清樓 國朝孔道輔論廢後事天下聳聞其風未近臣有
獻詩十首執政請以為龍圖閣李士上曰十首之詩豈如孔道
輔一言乃拜為龍圖閣李士 景德四年詔直李士赴內殿起
居

四六

鋒車趨詔記甘泉法從之余

功惟祖宗謨訓之藏

芝檢疏封陞延閣請班之首

上憲奎壁面書之象

矧接鷲鴻之游

拜恩大陞

義而峻戢

遶閣儒臣

尤高龍馬之選

陞錫河圖

峻直河圖

寘之儲閣

西清殿近之班

三山遇直

張未竟

東壁尚書之府

九路通財

天章閣

總說

大禧四年建在會慶殿西龍圖閣之北藏真宗御集閣
東曰群玉殿西曰泰除殿北曰壽昌閣壽昌東曰加德

殿西曰延康殿慶歷七年詔置李士直李士侍制范諷為天章
閣待制李士罕以命人訖仁宗世總王執事一人而已

故事

慶曆四年尚書金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楊安國為直
龍圖閣賜三品服宗正丞崇文宗檢討崇政院說書趙

師民為天章閣侍讀賜五品服初仁宗謂輔臣曰安國師民久侍經筵其行義淳負乃先朝在尊度之比因以袞摺之

國朝慶曆七年詔待置天章閣李士直李士在龍圖閣李士直李士之下詔曰欽惟聖考潛發宸文百篇森布於室亟三襲肇典於華閣聿予纂紹之始務開師儒之隆遂延講勸之臣欽佇論思之養倦王府尚書之盛處金門待詔之才令宜廣侍從之員抑亦副適追之念特置天章閣李士直李士

天聖八年置天章閣侍制寓直於秘閣與龍圖閣通宿置侍制詔曰真宗皇帝坦赫景炎不隆宜構允資禮樂之用積成辰象之艾俯近紫檻創宗籌構榜以天章之美冠於策府之名

宜建官廳並宥材彥可持置天章閣待制

景祐四年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並為天章閣
侍講

四六

升密勿之班

內閣祕文

雲漢昭回

預嚴疑之直

先猷壯現

西廂顧問

室文閣

總說

英宗治平初以室文閣藏仁宗御書御製即置室文閣
李士直李士及待制室文閣亦名壽昌閣與天章並建
群玉藻珠二殿之次慶曆初改室文

四六

全篇伏審崇曆褒寵峻陟遠嚴上北斗之魁星名傳海
寓聯青班於室閣身上蓬山恭惟某官識除混滛筆

參造化橋門拔萃號稱國士之元雙金殿唱名擢居天下之第
一由是諸儒仰首方國聞風早登躋首之坳用副九頭之選旋
求外補未正中台輿頌達于東師至建策於群國蓋弱翁治行朝
廷名以知之而黃霸功多天子以為長者天作中興之名宰皆
緣治郡之休声行現一節之末益諫四方之听南州父老望轉
車白鹿之行春北闕公卿相曲蓋未旗之就道某奔馳駱路阻
慶門闌鴻鴈雖失於寄書燕雀敢忘於慶賀

上應奎壁

內閣地嚴

龜書祕密

奎文之直

室章宸翰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三十五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三十六

建安葉賁子實編

題謨閣

總說

崇寧中詔纂神宗御集得九千八百余篇藏於題謨閣取
玉題哉文王謨之義

四六

全篇伏審疏渥中宸陞華內閣室儲寓直寢鄰倦禁之班
繡指趣還獨茂神畿之最 有獻交頌不謀同辭恭惟

提刑顯謨大卿縕藉醇深規纂宏遠毫端扛百斛之鼎胃次容
萬頃之波夙妙簡於帝表久榮躋於卿列寵垂持察偶曲方丈

之屈任屈乘船復近長安之日兩躡臨於會府三徧歷於提封
王節宣風旣光華於原隰錦囊留簡更諱壓於山川圉圉空而
民杜仲鞏近而帝聰文謨丕顯果參奎壁之藏舜協重華即
赴風雲之會其猥當煩劇夙荷知怜但灼欣於得輿阻趨慶於
成履使有功見知則說將勞還歸后克勝聖不命其承即躋獻
納欣抃之私詠瞻罔旣

先朝謨訓列職甚高

延閣為圖書之祕藏

丹青炳煥

李士崇命得儒為重

李士乃近代之陸名

日月爭光

雲揀璇題載神考昭回之典

上應奎壁之象

中寶禁儲

琅函軸比文王丕顯之謨

遠分河洛之符

先朝謨訓

徽猷閣

總說 崇寧中詔哲宗御集建閣

截之取君子有徽猷之義

四六

全篇先奉明綸崇陞遠閣伏惟慶慰恭惟某官業資
久大才抱柔加季與探乎聖涯任重志乎天下申明王
敦德以懷遠故知者乘時而立功第進禁林尚番漕運畢誠入
拜諭自於供軍蕭相受封爰疇於給食佇覩迅召別听登庸

敷文閣

總說

紹興庚戌詔以

徽宗宸章奎璧於詩書相表表以敦文為名

西清室創列職甚高

紀室創之筆標

先朝謨訓

四六

李士榮名得儒為重

實儒臣之妙選

內閣班聯

法從殿之而出守

金觀洞開麗日揮神龍之府

延閣清班

儒生得之以為榮

玉山斗絕靈仙窺天帝之書

內閣崇政

蒙內史之贊書

敬禁樞而並峙

加寓直之隆石

粵惟內閣

預西清之聯直

命儒季以逸居

界內閣之崇資

實迓宸游

待制

總說

漢朱買臣待制公車東方朔劉尚王褒待詔金馬門師待制之任唐太宗初即位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門下

兩省以備訪問詠澂中命洪文館季士一人日待制於武德殿

西門文明元年詔宗官五品以上清官日一人待制于章善明

福門後崔佑甫建議文官一品以上更直待制其後署令正待

制官日二人此分紀所業也 紀元云唐永徽中詔許敬宗每

日待制于武德殿此始有待制之名永泰元年勅裴冕等並集

賢待制此始有待制之所然則此蓋唐設官也 案蔡邕傳帝

好孝因引諸生能為文者二尺讀鳥篆者加引召時樂松曹護

多引無行超勢並待制鴻都門下則待制之名不始於唐也

四六

全篇伏承宸寵，疏息禁廷，陛駭逃聞，顯擢倍切，懷悚切以
禁域西清，廣文內閣，傍近群盛，左視廷英，空創蔚着，以中
天燿文，森然而有，苟掌此者，兼侍從論思之地位，是者必陪卿
背側之臣，用為階第，多至丞弼，伏以某官李深，賈董思愷，常揚
歷蘭臺，載筆之司，更柱史記言之甚久，翔藩會教，試政能果，就
并於除書，固雅宜於素言，某叨象春契，尤慶寵音，先辱滕緘，弟
增銘荷

內聯審閣，方陞次對之榮

宜陞從案之華

光奉除書

上應奎文，獨假從臣之寵

用旌內閣之重

榮躋次對

十行宣詔

社稷之材

光華之旦

圖書之府，次對西清

兩禁陛華 雞翹之從 清切之司雲龍之庭 通班禁路

列聖奎文清鹿在望

從班禁路紫索仍持

從臣

總說

元禎集制周武王侍從之臣無可使結襪者我知之矣以左右前後無非令人書謂侍御僕從固非正人則侍從之

臣自此始班孟堅西都賦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吳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名論思日月獻納 嚴助傳君厭直承明虛勞侍從之事楊雄傳上方郊祠甘泉泰畤陰

右士以求繼嗣召雜侍詔承明度 漢元初五年詔令從官

給事司馬門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 從官親近天子

嘗侍從者皆是也司馬門者官之外門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

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上林賦象與僊蹇

於西清 西清西廂清淨之處 晉荀崧傳選侍中當侍黃門

通洽古今為世表者應對殿堂脩酬顧問 楊雄傳趙召儀方

大幸每上甘泉嘗法從又從法駕在屬車間豹尾中梅福傳登

文石陞涉亦駕之塗此皆侍從之職曹植表云執鞭耳筆出從

筆蓋入侍董毅承答聖問拾遺左右臣丹誠之至願左大冲魏

都賦藹又列侍金螭齊光詰朝陪帷出言有章張安世持紫荷

案舊筆以待顧問此皆侍從之華飾

國朝元祐令現文殿大率士至室文閣侍制為侍從官

四六

第從臣之頌

汲黯暫去漢庭

聽禁街之鍾漏

帷幄

陪上雍之祠

賈生適召宣室

瞻祕殿之蘇丹

腹心

懷金結授侍清光而足崇

游龍鳳之署

歸遠鷺班

延閣

佩玉鳴騶聯法從之為幸

選鸞鷲之行

日起象閣

從臣

井泉宮

承明廬

金螭

豹尾

禁令

西清

備顧問

司馬門

文石陛

玉筍

螭蟬

從列

紫案

訪論思

殿撰

總說

唐書張昌齡傳為北門脩撰王字傳沛王召之署府脩撰
元万頃傳武后詔諸儒論撰禁中邈邈以起居舍人為集

賢院脩撰則其名始於唐也

四六

入對治朝方上甘泉之計
進聯書殿崇陞延閣之華

晉被雲天之澤

擢彥奎壁之璽

直祕閣

國朝端拱元年置祕閣於崇文院中乃史館之北仍以書萬卷
寘其中又詔史館取天文等書及古書藏之帝作祕閣贊賜
近臣 李至引顏直卿引請蕭宗題放生池碑及易簡乞賜白

玉堂之著為北數日賜宴閣下遣中使齎御飛白祕閣二字賜
之後置校勘校理時以夏侯加正直史館無直祕閣

四六

全篇羣王之府尚籍攸歸承明之廬俊賢所聚自非無該
文史洞達天文殿博物之稱負多聞之益則何以堂蘭臺
之祕記辯魯壁之古文克分及亥之非崇對鬼神之分允資鴻
博式副選掄恭惟其官竹箭貞姿天球祕室為紳推纂負宸
嘉稱群公奉金以交驩諸生攝齊而請益紫宸引直紅旆行春
循吏之謹益誼於十部望郎之選存歷於三臺公望愈隆天眷
弥厚屬簡求於髦碩用刊正於縑緗輟明庭伏奏之勤副延閣
細書之選矧乃育材之地適鍾下武之期札遇甚復不至子雲

之寂寞品流以別且無方朔之談諧某猥符行之所拘揖風期
而尚阻願言慶抃陪選等論

伏審拜寵楓宸升華芸閣屬公朝信賞之日增外臺持郎之榮
某官夙被眷知特膺時選方六飛之南駐祝百粵為近藩協濟
軍須實煩心計事起期而取辦固非一端下不擾而告成斯為
盡美休功藹著優渥宜頌清遊始到於瀛洲迅首行趨於天闕
上帝歲書而開冊府 永明之庭漢儒列於侍從

近臣待詔爰設直廬 東壁之府唐制專於刊修

天祿石渠 刊正祕文 復石渠之故事 蓬山寓直

蓬萊方丈 講求墜典 繼炎漢之得人 內閣龍名

三山之直

懷鈐抱槩

瀛洲列仙之殊庭

麗正之選

四海之英

蘭臺芸閣

群玉山帝之冊府

集仙之名

西崑冊府

瀛洲

蓬萊道山

冊府

祕書省

總說

周禮春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小史掌邦國之定志
繫代又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並祕書之任

秦禁藏書漢始開獻書之路往往文籍並出外則太常太史博士掌之內則延閣石渠廣之藏又御史中丞在殿中堂蘭臺祕

書局籍又未央宮中有麒麟閣天祿閣亦尚書劉向陽雍皆校
典禁中謂之中書猶令言內庫書也後漢歲之東官亦禁中也
巨帝延喜中始置祕書監有令丞唐龍朔中致祕書省為蘭臺
垂拱中為麟臺魏略載薛憂語云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閣龍
朔以監為蘭臺太史 唐人謂祕書監為宰相病內 魏亦置
祕書監

故事

漢初御史中丞堂蘭臺祕書局籍之事至魏晉其制猶有
故唐代宮都邑置府事必以祕書省及御史臺為麟

三輔黃圖未央宮東麒麟殿歲祕書即楊雄校書之所也

穆天子傳穆天子西登崑崙崑崙見西王母又曰登已至于群玉之

山先王所謂策府也 石氏星經東壁之星主文籍魚豢典略
芸香辟紙魚蟲故歲書臺稱芸臺又曰蘭臺也即祕書署尔
華矯後漢書季士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

四六 龍馬出河三畫劣於萬象 參羽陵之宗簡芸閣生光

鳥獸遺迹二体演於千儀 老翰苑之選文蓮山益峻

海巫山積是為辭義之淵

憲奎壁以石文

日耀星辰實養公卿之望

敞蓬瀛而額俊

祕書監

總說 漢巨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後省魏武為魏王置祕書

令丞及文帝黃初初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祕書改令為監
晉不改後周謂之外史下大夫隋後為祕書監從第二品煬
帝改為祕書令武德復為監龍朔改為蘭臺

監神龍復為祕書監

故事

晉書張華當徒君載書三十乘祕書監執事虞撰定官書皆
資華本以取正 王隱晉書羊祜為黃門即陳晉王立以

少帝不願為侍臣

徒為祕書監

王沉為祕書監著魏書多

為時諱而善序事

晉諸公讚荀勗領祕書監太康二年汲冢

冢中得竹書勗躬自撰次注寫以為中經列於祕書經傳闕文
多所證明庾峻自司空長史轉祕書監幽讚符命天文地理因

有述焉 溫嶠奉荀崧為祕書監曰夫國史之興將以明得失
之迹謂之實錄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視散騎常侍崧文質彬彬又
思義通博歷任先朝蒞事以穆宣掌祕粵宣明史籍 王充論
衡蘭臺之官監國得失 晉中興書孫盛祕書監焉尚好季自
少及長手不釋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國陽秋按本傳注魏氏春
秋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 華嶠集詔曰尚書嶠體
素弘簡文鴉該通歷覽古今博聞多識著書實錄有良史之志
轉書祕書監其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使中書散騎
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頌之嶠
表伏見詔書以臣為祕書監加位常伯昔劉向父子世典史籍

馬融通博之入東觀非臣庸淺所敢役跡云云南史何憲字子思博涉該通群集畢覽天閣室祕人間散遺無逸漏焉任昉列
胤共執祕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書說一事并叙述
作之体連日累夜莫見其所遺胤音馮梁任昉字昇彥為祕
書監自齊宋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雖校由是篇
目定焉後魏世祖欲拜伊敍為尚書兼群公敍辭曰尚書務
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遺荷任請收過恩世祖問其所
欲敍曰中祕二省多諸文士若思矜不以請參其次世祖賢之
遂并為中護將軍祕書監敍音跋唐魏證迂祕書監奏引奉者
校定四部書自是祕府書籍聚然證為魏書監參預朝政

虞世南為祕書監太宗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覘
經史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 顏思古拜祕書
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疑剖析曲盡其
源祕書監賀知章性放曠晚年尤加縱誕自號四明狂客又稱
祕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辭動成春軸文不加典皆有可觀

荀勗與張華依劉向別錄整治書籍亂者以為中經

太宗以顏師古体桀淹和氣用詳敏李該流略譙典麗命為此
官焉懷素請續王儉之志 崔沔朝廷疑議皆咨建取表抑誓
向帝詞位拜祕監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

白樂集崔辭受此制云而司外史 崔群並易過乾之太高果

除此官 虞世南為祕書監太宗謂侍臣曰朕暇日每與世
南商略今古

朕有一言之善虞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恨惟朕
常戲作艷詩虞世南使進曰聖作雖工休制非陛下之所好下
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不敢奉詔其懇成若此

四六

全篇伏審路門布命祕官搜材百年禮樂之文幾於棋泣
一日邦之彥見此龍儀乾坤清明草木華煥恭惟

某官器包渾厚季及高明會兩者以用中應万殊而曲當馬宮
俊彥虎專翼以快飛泉現舊遊風引舩而小部當自逐江湖之
放魯不聞容貌之祐非有然孰能夫者會聖明之總攬睨英傑

以招延本本元元但陳王道之大瀨瀨垂垂可正古書之訛偉
蓬萊海上之山去塗火人間之食孰云此選不在賢某謬辱深
知欣傳吉語撰皇覽而誇末季其敢望公天帝謨以輔明時不
宜知彼

漢號蓬萊葺室豈不信然 帝眷愈隆重六聯之妙簡

唐祚給舍病坊亦云過矣 官儀益重總三館之清流

典籍增輝 煥頌龍檢 丹府常虛於建長 路門布命

措紳交艷 晉總麒麟臺 庭宸益重於選賢 祕館搜材

淳化裁儀中祕常煩於舊弼 推起群雄之選

元豐更制大蓬特異於從臣 俾求中祕之逸

爰擢道山之長

大徵三光之殿

寵奉除書

往從中祕之途

群王上帝之唐

峻登外史

萃帝籍於西崑暫顯中祕

光奉詔除

疏渥震廷

環天樞於北極即運前籌

進登丹府

持綱丹府

近是整坡由是階而升

上而鳳沼自此塗而出

密書少監

故事

唐蕭德言以年者請致仕太宗不許詔曰頃年以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卿年庶以衰教將何持所

冀才德兼茂卽振高風使濟南伏生後在於茲日間西孔子故
顯於當今拜秘書少監兩宮禮賜甚重 趙宗儒字秉文拜

右拾遺翰林李士特父華秘書少監於父並命出於一日常時
崇之 周思茂自右史轉太子舍人與范履冰在禁中最覲親
過至於政事損益多所參預累遷麟臺少監崇文館李士

王紹宗為秘書少監仍侍王太子讀書紹宗性澹雅以儒素見
誦當時朝廷之士咸敬慕之張易之兄弟亦加厚禮易之伏誅
紹宗坐廢 德宗為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為秘書少監
修撰如故時裴延齡貴欲異同宰相府乃言於上曰諫議大夫
論朝廷得失之官吏館修撰書朝廷 得失之事則顧吏職者

不宜為諫官故有是命

非傳誦多聞不足以供同異之辨

往二冊府

外史

四六

非高才遠量不足以聳群衆之觀

陞華玉虎

仙臺

省書之府

禁闥邃嚴

圖書浩若江河

中祕聚上古之圖書

奎壁之表

書林清暇

天闕上隣雲霄

屬官皆天下之最俊

侍紫皇之香案多出此塗

羽陵清簡

權貳中祕

雕龍嚴藻

朕太乙之青藜備間博季

鳩泉綠字

往司圖書

架鱉祕局

五車

綠編九經

西崑

九庫

素簡四部

東壁

祕書丞

總說

魏志武帝置祕書左右丞以劉放為左丞孫資為右丞王肅表陛下垂意於稽古審神於墳典故轉臺即公府茂才以左右丞若自今後詔即皆依丞選見會威儀使有常秩則人樂祕書之職矣 後周春官府有小大外史上士之職此蓋祕書丞之任也

故事

後魏李彪字道固遷祕書丞分領著作撰事 魏王肅論祕書表云青龍中議祕書丞郎與博士議郎同職近日月宜

在三臺上祕書丞郎宜比尚書丞郎 魏略嚴苞黃初仲以高才又為祕書丞數奏文職帝異之 薛夏字宣馨天水人也博

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闇仕趙四姓常推於群中而夏為單家不

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幼遊逸宋詣京師太祖布聞其名甚
禮遇之文帝又加其才黃初仲為祕書丞帝每於夏推論書傳
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常又顧其
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
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
祕書丞天文薛宣聲也且共談其見遇如此 王隱晉書庾峻
字山南少季有寵才思轉祕書丞遍規古今聞見益廣 晉中
興書桓胤少知名初拜祕書丞遷中郎書 魏略薛夏為祕書
丞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為不得
儀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閣臺閣

一也何以相移之有蘭臺也屈無以旃 魏明帝用何植為祕書丞勅云此職宜得人 才每卒問近對者何以植處之 晉祕
紹中敬大夫康之子也山濤頌選啟為祕書郎武帝謂濤曰如
卿所言乃堪為丞相何但即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為祕書丞詔姑
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拙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
雞群齊書王儉字仲室為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
志四十卷獻之 梁劉孝綽除祕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
一人 張卒字士簡遷祕書丞武帝謂曰祕書丞天下清宮東
南望謂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 隋姚察江左人
位至尚書陳亡入隋為祕書丞別勅成梁陳上史文帝指謂朝

臣曰聞姚察奉行當令無比我平臣推得此一人今孤德茶謂求遺言不數年而典略備

四六

班超以定筆得令史而不慚

往避道山

養之有素

陽城以愛書徒院吏而良給

參知省事

待以非常

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 故雖左思之博物猶請為郎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為之際 必若子駿之過人乃能達古

祕書郎

總說

晉職官志祕有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覆省校閱正定脫誤未齋祕書郎四員尤為美貞皆為申族起家之選其居

駢例十日便遷江應多任貴遊年少梁代尤甚當時諺言止車不落為著作体中何如則祕書唐祕書即四人掌四部圖書籍以甲乙丙丁為部各有三本 龍朔改蘭臺即天授改麟臺即

故事

六典祕書郎掌四部之書籍分庫以藏之以甲乙丙丁為部自甲部為經其類有十一乙部為史其類有一十三

丙部為子其類一十有四丁部為集其類有三 後漢馬融字季長有俊才博通經籍為校書郎中諸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鄧涉兄弟朝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畏武功宜廢遂寢莫貯之禮戰陣之法融上廣成頌以諷諫忤鄧氏滿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後為南郡太守免官從朔方赦還復拜儀郎

重在東觀者述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 魏志魏武建國直祕
書郎王肅表云尚書郎侍御史皆乘轎車而祕書丞郎獨乘塵
車不得朝服恐非陛下轉臺郎以為祕書丞郎之本意也

王基字伯與黃祿中察孝廉除郎中特青士初定刺史王凌特
來請基為別駕後召為祕郎書凌復請還頃之司徒三郎辟基
凌不遺郎書刻州白凡家臣之良則升子公輔公臣之良則入
于王職是故古書侯納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循之臣留祕閣
之史所希聞也鍾會字士季少敏惠夙成中護軍蔣奇著論謂
現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見濟又大奇之正始中以祕
書郎 蜀志希政字令先弱冠能屬文入為祕書史轉為令史

還祕書卽性澹於榮利尤耽著文章自司馬王楊班傳張蔡之
倭遠大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
目 王隱晉書鄭默字思無為祕書卽剛削繁文除其浮穢時
陳留虞松為中書令謂默曰而今而後衣紫別矣

左思字太冲專思三都賦杜絕人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祕書
卽 虞預晉書司馬彪少篤孝不倦然好色薄行為父陸所
責不得為嗣彪由此不交人事專精孝問泰始中為祕書卽祕
書著作並各家年少惠聞意取與之多不同北有或三年不共
語 宋異敬洪子恢之召為祕書卽敬洪求為奏朝請具恢之
書曰祕書有限故有乾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處此无競之地

文帝許之 表即勤孝好屬文在陳釋褐為祕書郎常制李字
詩書特以為盛作陳後王閻召入禁中使為月賦即染翰立成
後主曰現此賦謝希逸不能獨美於前矣 又使為芝草加蓮二
頌淵見賞重後魏高謫字安平有文武才度天安平中以功臣
子召入禁中除祕書郎兼典祕閣謚以墳典殘闕奏廣訪群邑
大加繕寫由是尚籍稍以審正

唐正官儀選祕書郎六宗雅好屬文每遣儀視草王丞字安期
七歲通易選補高子生十五閻策高第帝除祕書郎多令繼和
凡有宴集儀常預焉 岑文本字景仁善文許元日止籍因三
元二頌白樂天制尚書之府命汝為郎 社甫寄字于五祕書

詩云飛騰知有籍意度不無伸

四六

全篇伏審先率湛恩寵陞祕節朝言昏允賢德有光

某官造通淵微裨身肅祐早負出鹿之昏想遂膺赴院之書沛易傳家雅由諄誨阮麾出守休有治聲適寸稽古之制修復校文之職掩召渠於漢世追麗正於唐家果於此時首預茲選辦賢魚於終古志正其非奮羽期於層霄匪伊朝夕其過休勤隆之眷特昭衿蔚之辭載陳誹揚良深愧感日就月將之季已預發明 未央半夜以前席 廣內石室之藏更資是正 太一東慕而下覩

求為院吏不須羨於前賢

心似子雲莊為恬退

酬後

瀟灑秘書尚可期於他日

病同司馬亦既倦遊

飛騰

起家之選

昭回地近

蘭臺

圖書

獻頌之褒

英俊明求

芝蘭

臺閣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三十一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三十七

賀啓

建安葉黃子實編

校書郎

總說

漢成帝命光祿大夫劉向於天祿閣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術李柱國校方術其後楊雄以大夫

亦典校於天祿閣斯皆有其任而未置其官至後漢始於東觀置校書郎中續漢書云馬融安帝時為鄧騭所召拜校書郎中在東觀十年竊覽典籍上廣成頌文寶章講讀不輟鄧康重章李行提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康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中漢御史中丞掌殿中蘭臺祕書圖籍因置蘭臺令史典校其書班固傳教初並為蘭臺令史王充云通人官蘭臺今此校書郎中東觀有校書郎置校書郎中與其事時通儒達學亦多以佗官領之曰漢魏歷宋晉齊梁陳博學之士往往以佗官典校祕書

至後魏秘書省始置校書郎唐龍朔二年曰蘭臺郎掌讐校
典籍刊正文字皆辨其紕繆以正四章之國史為筆談曰校書官
多不恤職事俱取曰書以墨漫一字復汪曰字於其側以為日果
自置編校局只得以朱圍之仍於卷末書校官姓名

故事

後漢蔡邕拜郎中校書東觀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乃
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字乃典五官中郎特堂谿典等奏求

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仗工鐫刻立於大學
門外於是後儒晚字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規視及模寫者車象
日千餘輛填塞街陌員達自重兒常在太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
不休賈長頭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帝勅蘭臺給筆札
使作神雀頌拜為郎典班固並校書應對左右傳教字武仲肅
宗特召文學之士以教為蘭臺令史拜郎中典班固賈逵其典
校書教追明矣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
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劉珍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僕射

鄧太后詔使共校書劉駙駱馬融及五經博士校之東觀五經諸
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定正文字前漢楊雄贊王莽既以符命
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甄豈于尋劉歆子棻復猷
之莽誅豐父子投棗四裔辭所逮及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微
使者來欲收雄恐不能自免延從閣上投下几死故京師為之語曰惟寂惟
寞自投閣爰清爰靜乃作符命班歆侍學有俊村典劉向校秘書每
奏事歆以選受詔進讀群書工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楊終傳顯宗時
徵詣蘭臺拜校書郎上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
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
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為盧植字子幹能通古今字拜議郎
典馬日碑蔡邕楊虎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注言中
書以別於外也時始立大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願待特
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命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

庶裁定眩典刊正碑文 前漢劉向字子政廷光祿大夫而上方精
於詩書現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 劉歆字子駿通詩書能屬
文河平中受詔典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無所不究鄧太后
臨朝晝省正政夜則讀誦而患其謬誤乃博選諸儒劉歆等詣東觀
讐校傳記○讐對也吳志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
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 房瑄開元十二年玄宗將封岱嶽瑄撰封
禪書一篇及發啓以獻中書今張說奇其才奏授校書郎 韋溫以書
判校草調補校書郎父授致仕閻溫登第愕然曰判入高等在群
仕之上得非交結權幸而致耶今設席於庭自出判目談兩郎溫命筆即
成綬喜曰此無愧也 張九齡字子壽幼聰敏善屬年十三應舉登
乙第拜校書郎 段成式字柯古以蔭入官為校書郎研精苦學秘
閣書藉披閱皆遍 楊炯幼聰敏博學書屬文神重舉拜
校書郎為崇文館學士 後漢盧植在東觀校中書帝以非

惠務轉為侍中

房元齡高第基稱之富為國器但恨不見其

聲堅昂霄去

袁粲未聞其才詔為月賦一篇陸機謝表云身

登三閣祕書即掌中外三閣群書也杜子美送李校書二十六

韻代地有豪鷹生子毛尺赤溼注騏驎兒尤異是龍春李舟名父

子清峻流輩伯十五畝文史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声輝赫李

季蘭寄韓校書不知芸閣史寂寞意如何

四六

由周而前改教止六經之制

石渠東觀得以改正是非

自秦而下學術分七畧之流

白虎金華得以辨其得失

麗澤帝庭典校中祕蘭臺校籍得鄭默朱紫別蠅頭詔書校

校書天祿讐正群書中祕讐書賴任昉題日是鳥跡利正

閣九奏於洞庭徒知神駭瀛洲万里鵬程南溟光奉湛恩

飛雙鳧於激海更覺身微雲漢十行鳳詔東觀寵陞祕館

登天祿之崢嶸適丁稽古之朝掩石渠於漢世祕石中宸

遊道山之清切修復校文之職追麗正於唐家詔書東觀

正枉繁露之異悉考曰聞
金馬碧雞之雄不探竒迹
辨魯魚於終古悉正是非
奮羽翮於層霄匪侶朝夕

豈惟閣簽軸之祕
良以養梁幹之才
被渥帝宸
升華儒館
去臺不省諫唯歲月之倦
鰲標板垣行復風雲之會

正字

總說

隋百官志後齊祕書省典司經籍正字四人隋祕省正字掌詳定經籍正其文字前代有學之士多以他官兼其

任者齊祕書省有正書孟是正字之任北齊祕書省始置正字四人隋因之唐正元八年分兩人屬集賢院齊謂之正書

故事

唐劉晏以神童為祕書省正字方年十歲形狀偉秀而

中卿上問晏日汝為正字正得幾字對曰余字皆正唯朋字未

正明皇襟錄見詩曰總龜 裴禪卿少聰敏數歲解屬文應

童子舉弱冠拜祕書正字 吳玄通父道瓘為諸王太子授經而通
玄元弟出入樛掖常侍太子遊通玄与兄通微俱博學善屬文彩
綺麗通玄幼應神童舉釋褐祕書正字 陳子昂善屬文為麟
臺正字召見金華殿口對慷慨為感遇詩王適曰必為海內文宗
魏元忠上封事高宗授此官 谷倚相譽履圖書多所刊定

一肅頭士 名播天下

王績不樂在朝求為六合丞

四六

全篇伏審被命 中宸儲書東現實儒林之妙選為國士之身

通聞命之初撫懷而抃

某官行能寬裕資稟粹而學深造

於本原言兼該於軋要雖曾奄之微意迨及歿之墜編旁薄備於
胸中是正見於筆下乃遇却隆之會仰承春聖之知重席傳經綫
掖之徒交典曲莖議礼奉常之地不虛逐躋芸閣之華益覽石渠
之富豈圓厚意先辱謙膝其在感銘用勝敷叙

簡在上心重已千之宿學

亥之与豕涇渭無分

雲天咫尺

延登客省正閣五之閣又

魯之与魚漁繩莫辨

星漢昭回

德音未老開經有祿擢之恭
師古逢時據義得該評之軀

之為反正晉伯所以伐舒
或為止戈棧子所以戰矢

冊府之設非止於藏書

壁壞數筭道言幸傳於科斗

文館之名豈先於延士

毳色席口數十數且載之駱駝

緩三年而為儒

大則典謨撰述或次補法從之榮

鳥九寫而成焉

卑而是正校讐猶攝落品流之盛

禪衣曲裾暮召犬堂之對

未知門閨之非墨未乾於黃中

尚予給札霈澆鴻都之毫

拒覺陶陰之謬身已出於青雲

豈稽古之無功

賜對中宸

正魯魚之分

九流

且致君之有道

升華內閣

寬杞梓之器

四部

匪獨圖書之寄

憲奎壁以古文

五厄失真

實為公輔之儲

敵蓬瀛而顯俊

九寫多舛

史描吳而鳥跡士

道燒未泯盡亡保氏之六書

廣內

隸邈作而虫篆散

殘燼僅傳逐變史官之八牋

清流

惟詩備絃歌之奏得以幸存 大則得於簡牒 魯壁遺編

而易為卜筮之書由之不廢 小則出於晞囊 羽陵書蠹

破大篆為秦文已混橫直 陋儒守誤典文自私 載帶紛紜

更旧科於漢隸遂循方圓 見道不明談經多費 紳綬揮煥

禮文藏於理官 三千餘簡而初存大誥 五帝之後書畫異軀

乘武隸於軍正 四十七篇而獨得中庸 六國之世文字殊形

傳周書於魯太師尚存典要 古文百篇尽收魯壁 斯文未喪

得商頌於正考甫僅識儀刑 乘書三紀咸出猷宮 大道將興

學官講業偷合說命之三篇 明堂月令雖祿出於秦書

博士傳經偽補冬官之六典 時訓戕方猶見存於周制

殘編亂六代之遺聲 秦檮出於河內諸儒咸以為疑

斷簡失三王之旧軀 真典盛於江南學者皆以為妄

雖武城之書尽信 其子明夷誤著該涵之實 羣經聿備

而酒誥之篇成空 尹躬四邑竟從先敗之訛 異學競名

避工則罪不從辛

造為百二篇悉從私意

丁尾亂真

絕下則對因去口

斷於六十字自託此言

鈞須失實

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道

現文王之德三說盡離於校讐言

分序於八策 孰異為宗

辨仲尼之居兩言皆誤于釐正

題為連山濫購金於隋室

甘守馬頭之誤 鎖定銀鑄之名

叙作左氏安續貨於漢朝

猶伶鳳尾之工 車改金根之目

篆形誤偽誰正雲吳之祁 書立書誦而既謬國名

隸祀散亡共守鶯聲之載 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

議禮或時於魯居 易或脫去無卦擅以補遺 分差真膏

引詩無分於棧些 書則改去無頗因之失當 甘守姬魚

天地壹壹評書固昧 上愿糾暴之莫訂 殘篇不悟於邦止

陰陽旁魄求義則非 索隱行怪之相仍 闕文徒存於夏有

論左傳不解春秋 混堯典於濟南 棗合而棘氏微

謂夏正尽模世本 分魯頌於燕北 足省而疎姓紀

理奇昧於參稽 增河南之邑為洛 論二擅非聖人方幅之典

字因失其葉括 歲漢東之國為隋 謂五官通戰國陰謀之書

析異文於鍾鼎 離易經之訟卦豈亦未之思乎 書殘武燧

合疑識於盤盂 刑孟子之外篇蓋未如之何也 頌亂湯齊

不知篆字釋經方論於旦明 記文既異知一束二經之為來

徒守籀文立典遂惑於由楸 取義已殊指二首六身之為亥

郡幸立信枚時惟正於四羊 進及賢臣之相亂 誤看聖王杏

國史傳疑考義共成於三豕 悉迷姤姤之共述 私定弱枝

推字以十八分為松 會意則背私為公 傳會作九禾之秀

評文以一萬日為昉 辨方則反正為乏 離析為三刀之州

合樂之奏安加文武之為試 四十八安取於桑 告存牛口

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為易 三十七未足語世 信假人言

字失即居改白水真人之召 是知津矣故書尚全 汗簡家傳

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謹 續莫大為古字或異 淹書私定

不學或至於面墻

孤疑猶豫號於別義

碩維斯之仍陋

虛造務傳於鄉壁

雞尸牛從斷以非經

豈唯覓之未分

不耐无樂賴古字猶有存焉

梁艾七十二家名雜具在

披徂子岐漢昔人以充知者

尉律四十九類書益以也

分章改紙而悉以別讀

別風誰雨傳教託文於奇

疑悟後生

片札殘行而易以異音

漱石枕流孫楚肆言於誕

破碎大幹

脫去半字割向屢傷

故言非通達六經之旨則蓋有不知

詭又正文許謹重嘆

主謂非精究小學之徒則莫能致辨

以祈禳為相近

鞏操未闔頤後世作字異爾

圖籍損增

移余聚於微閣

繁纓不改穎前書引事明之

偏第禡若

著論猶見於疑經

罔知終辟以成未

議函訟本岐山之北

立說敢期於證聖

莫悟季春而出大

公訟卦為葱嶺之東

鍾、呼監之未明

託安人山

淮南則田下於元為高

恟、葉亡之徒論

借言鬼木

陽冰則雲上於天為需

憂亡未辨於聲

明詔假編摩之任

徒有詳定典籍之名

紫臺莫窮其軀

睿思兼是正之司

未舉刊正文字之微

仁壽時置官古文廢而不用

頽將獲東觀未見之書

開元分屬奇字祕而未繼

抑未舉西京已墜之典

自漢以還特號老氏之藏室

是謂殊常之選

策府增華

逮后其後至謂道家之瀛洲

宜於絕異之才

儒林推重

總不可於巨槌子漸離

霍雲詎廠寓名於怪黃頭漫尔

合顧孫於申秦声浸夫

鳳臺平岳究義則誣白目謂何

巽戮无取於舍師

至於雷暴昏荒而定義

龍天殊飛

親蹟豈足以諷國

見於方正仁信之病時

聖成異巧

實公疑司樂之偽

長揚昧於袞鉞鳥鳥泥清

偷合俗識

蕭氏詆康誥之非

新書蔽於暴莫魚魯釋綜

私釋氏謠

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

斷殘莫續

此絲奚據

盡殘未整

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

疑誤相承

走車寧依

訣偽寧論

總分童狀知之非

出遺簡於淹中

俯伏拜嘉

尚守嘉予歆之是

得斷篇於渭上

恰惶失據

橫槎問漢對北辰樞極之庭

繁章條以成一家之說

負羽登瀛直東璧圖書之府

增篇目而合二傳之差

著作即

總說

續漢書稱班固傳教以蘭臺今史陳宗以洛陽令王敏

總說

以長陵令孟翼以司隸校尉並著作東魏然皆它官兼著作之

名未立其官魏太和中置著作即隸中書省晉惠帝改中書省為

祕書著作後別自名省曰著作省而猶隸祕書省孫盛以祕書監並兼

領著作又陳群王隱待詔著作單衣介憤朝朔望於著作省亦其任也

唐祕書省領著作局置作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朔二年改司文郎

中丞享元年復舊唐百官志著作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與左

郎判別局事武德四年改著作曹曰局著作即始到職必

撰名臣傳一人

故事

後漢班固詔詔祕書與前洛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敬司隸

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廷為郎典教祕書採樵前紀綴集所聞以為漢書班固都賦云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

宏達於茲為群元本殫洽聞啟發篇章校理祕文

張衡傳謁者僕射劉珍校書即劉騶駢等著作即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晉應亨集讓著作表曰自司隸校尉奉至

巨五葉著作不記鄉族以為美談崔駰三世相繼其後無聞者乃談

迂棲武彪固踵跡亦各一世之良孫綽為廷卿領著作綽少以反

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臧榮緒晉書李允為大著作于時

典籍混亂允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謝沉為祠部郎何

允庾冰以沉有史才迂大著作王隱晉書張瞻字仲應作應難

篇司空張華晚見稱善命為著作即張華為司空猶領著作又

孫盛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晉書陸士衡以文學為太子洗馬

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
盧毓盧班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拜馭遠客不相悉何至於此
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邪王隱晉書何嘗善善史漢為著
作張載作劔閣銘世以為能除著作郎

續晉陽秋孝武

帝好覽文執勅著作郎徐廣料祕閣四部見書凡筭萬六千卷
文士憐束指元康四年晚應司空府辟入見余亦除著作西觀造
晉書草創三帝紀及十志王讚字正長義陽人也晉惠時為
散騎常侍著作郎甚有清才崔沔檢校御史中丞時監察御史
宋巨遠恃盧懷真之親頗違犯沔舉劾之又姚崇之子光祿少
卿曩廣納賄賂沔又將按檢其事姚盧時在政事遽薦沔有史才
轉為著作郎其實去權也白居易傳頌况為著作郎况能文而
性行薄後進文章无可意者覽居易文不覺迎門禮遇曰吾謂斯
文必絕復得吾子矣劉子翼峭直有行葉德言哀次帝王興衰
上之帝愛其善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卿等力也賞

賜尤渥 元結号浪士漫郎 應奉至應亨五葉著作梁該云車
不落為著作躰中何如則祕書言不用寸也 梁沈約謝著作奏
云臣藝不傳右學謝專家乏懷鉉之志慙夢賜之術謬勒斷蛇
之符預刊冰河之業相筆史現記文府

四一

全篇漢詔賢良用救得人之盛唐懸制策寂惟取之難免
屬昌期中明舊典果聞閣傑來副虛求 某官學海汪

洋乳并類晚步武久淹於我閩聲華早冠於士林屬當宁之搜
揚遂所知而論薦木雞養勇終取擅場金烏揮毫不聞加點墨
彌加於賞嘆詰朝爰荷於甄升自蓮幕之賓從佐麟臺之著撰
賢俊斯得方詠嘉魚之詩著發不同豈測怒鴈之勢

隨牒南州

道山

編摩

居老氏道家之室陳發中秘

綉書東觀

蘭臺

緝綴

纂周書王會之篇網羅素問

秉笔東觀

被命中宸

上士

大雅宏達

任官外史

司文

著作佐郎

總說

晉著作佐郎修國史後周春官府置中士四人即著作郎即之任唐龍朔為司文郎

故事

晉書張載字孟陽作濛汜賦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及自為之延譽遂知名起家著作猶郎東晉晚應司空府

八月余除佐郎西魏撰晉草創三帝紀十志

張華別傳陳

壽好學善著述除佐郎當時夏侯湛等魏書見陳壽所作懷已

書也郭璞作南郊賦中宗見之嘉其才以為著作佐郎晉安帝

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

年若叙事能論可現為後世佳史北史韓顯宗太和初舉秀才

對策甲第除佐著作左郎後魏高祖孝文帝曾謂顯宗等曰著

作之任國史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

欲取古人班馬之徒因遼闊苦求之當代文學之能卿等應推佳者

後魏宋弁字義和為佐即後魏高祖孝文帝曾因朝會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資清亮進止可現尚祖稱善者久之由是大被知遇賜名為弁意取弁和敵王機王不知寶之理唐王義方曰臣去歲冬初雲陽下縣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佐即極文學之清選國朝嘉祐八年詔以秘書省著作佐即安燾嘗中進士第三人與兌遠官今後以為例矣樊宗師著春秋傳魁紀崔融字安成為文華婉陸機撰三祖記杜審言武后召之賦歡嘉詩即授隋之著作佐即為子弟起家之選晉取官志著作佐即同佐使之任也

四六必才兼倚相九州風土以周知 佐述史於蘭臺

非學至揚雄諸國方言之孰正 飛英聲於麟筆

官同左史
典遊東觀
豈足稱王裴之譔入聚石渠之書

任領司文
參譯秘文
不能措遊夏之詞
坐擅鴻都之筆

佐譔道山
蘭臺佐譔
東觀篇籍

任官外史
蓬山預遊
時雋所遊

聖宗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三十七